

第十九章 用過的都說好

程如意看著手中剛做好的神藥，眼淚汪汪的，特別難過，想尋求安慰，說好的發大財呢？

皇帝坑我！

如果遲一點昭告天下該多好啊。

容陌看不得小未婚妻難過，輕咳一聲，「表妹，買得起這神藥的人都是富貴人家，他們不缺銀子。」

程如意雙眼一亮，她剛才簡直是白擔心了，她賣的可是神藥，很高檔的藥丸，消費市場當然不一樣。

富貴人家有的是銀子。

「對啊，我怎麼沒想到，表哥，你都不提醒我一句，就知道看我笑話，哼！」程如意頓時眉開眼笑，小小的抱怨了一句。

容陌眼中滿是笑意，卻一本正經的說著甜言蜜語，「我哪裡會笑話妳，我最喜歡妳了！」

程如意瞪了他一眼，喜孜孜一笑，「表哥，你學壞了！」

心中卻想，看來她這些日子調教有方，容陌表哥這麼清冷的人都會說甜言蜜語了，嗯，必須再接再厲。

大姊姊的馴夫手段挺有效果的！

容陌勾起唇角，小未婚妻每天晚上都這麼「諄諄善誘」的教導，他怎麼能辜負她的期待呢。「都是表妹教導有方！」

程如意得意的笑了，擺手謙虛了一句，「哪裡，哪裡！」

笑過之後，程如意開始煩惱怎麼將神藥推廣出去，好賣個高價。

「表哥，你說怎麼才能讓咱們的神藥一鳴驚人，要不要找個代言人？」程如意眼珠一轉，想了個好主意。

她和大姊姊推銷這個神藥的時候，就是找了一個人盡皆知有那方面毛病的異能者做廣告的。

可是這個古代的男人太諱疾忌醫了，不好，非常不好，害得她想找神藥的代言人都找不到。

要是這個朝代有柳下惠這個人就好了，她的神藥絕對可以一炮而紅。

不過這樣的人肯定是有的，要不要找表哥將人挖出來？

找代言人？容陌聽了表情差點崩裂，這神藥說是神藥，實際上就是那回事，男人都是好面子的，誰會大張旗鼓的去買這種藥，更別提當什麼代言人了，男人都希望名揚天下，名垂千古，可是這樣的出名，沒有誰想要。

但一想到小未婚妻對銀子的執著，這神藥怕是真的要找個人來推廣了。

「……不如先給姑父試用一番，再讓姑父去推廣？」容陌考慮再三，覺得姑父是個最好的人選。

「表哥說的沒錯，我怎麼沒想到爹爹呢，本來這一瓶藥丸就是送給爹爹的，等爹爹嘗到了甜頭，肯定會賣力推廣，到時這金槍不倒丸就是咱們長樂侯府的獨門神

藥了。」程如意越說越興奮，似乎看到了一座金光閃閃的金山朝她奔來，雙眸熠熠生輝，臉頰紅彤彤的，讓人移不開眼睛。

容陌，「……」

小未婚妻不會找姑父當什麼神藥代言人吧，他心裡有點心虛，不小心坑了未來岳父。

不過，姑父應該不會介意……的吧？

有了解決的辦法，程如意繼續製作金槍不倒丸這種神藥，打算等晚上偷偷送爹爹一瓶。

說是神藥，還真是名不虛傳，有病治病，沒病強身。

是真的可以強身，程如意用木系異能催熟的藥材蘊含濃郁的生機，根據配方製作出來的神藥藥丸也保存了濃郁的生機。

這可是末世的時候科研人員用科學儀器檢測過的，安全無副作用，不僅不傷身還能強身，對女方也有極大的好處，可以說是雙方都有益處，不然怎麼會賣得那麼火爆！

趁著距離大天災還有一大段時間，程如意決定自食其力，先積攢銀子，自己掙嫁妝。

在程如意準備她的賺錢大計時，榮親王妃從相國寺昏厥後直到第二天才醒來，一睜開眼，她的腦海中不斷的浮現出相國寺發生的事，整個人失魂落魄，雙眸失去了以往的光彩，彷彿一夜之間蒼老了十歲。

服侍她的丫鬟一直守著，見她醒來了，連忙恭敬的端來銅盆，服侍榮親王妃洗漱。這個丫鬟是她的心腹，叫丁香。

「王爺，世子，趙嬪嬪她們呢，怎麼不見人影？」梳洗完畢，榮親王妃有精神了些，發現整個屋子就剩下丁香一個人，抵了抵唇，臉色難看，同時心裡極為忐忑，發生了那樣的事，不知道王爺會怎麼對她。

別人只看到她風光的表面，她心裡的苦有誰知，夜晚時不時的作噩夢，還有就是王爺日漸的疏遠，林家對她只有面子情，原本以為昨天是最後一場法事，誰知人算不如天算。

現在的她名聲早就臭了，再怎麼挽救也挽救不了。

林家不用說肯定會放棄她，她只能緊緊的抓住王爺和兒子這兩根救命浮木了。

王爺最是念舊情，只要王爺沒有放棄她，她的日子就不會太難過。

此時的榮親王妃還不知未來兩年會有大天災降臨，要是知道就不會這樣想了。

丁香看著王妃這副模樣，心裡十分難受。「王爺不在府裡，趙嬪嬪她們被王爺送回林家了。」

唯獨沒有提到世子楚然。

不是丁香不提，而是世子爺自從王妃出事昏迷後就受不了打擊，喝了個爛醉如泥，到現在還沒有醒來。

榮親王妃苦笑，所以她身邊就只有丁香一個心腹了嗎？「王爺他……他有說什麼沒有？」

丁香有點不敢看榮親王妃的眼睛，低垂著頭小聲回答，「王爺讓王妃您以後待在小佛堂裡誦經禮佛。」

榮親王妃聞言大受打擊，身子搖晃了一下，慘然一笑，眼角浮現出點點淚花和不甘，「二十年夫妻，不過因為一場意外，王爺就要這麼對我？」

是的，在榮親王妃看來，相國寺發生的事就是一場意外，也必須是一場意外。

丁香低垂著頭沉默。其實王爺當時說的不止這些，只是那些話太過傷人，太過刺耳，太過無情，有損王妃的名譽，她才沒有說出來。

榮親王妃一看丁香的神色，先是苦澀一笑，最後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變成了瘋狂大笑，笑著笑著，最後大哭了起來。

外頭送膳食的婆子剛走到門外就聽到裡面又哭又笑的聲音，整個人哆嗦了一下，飛快的轉身離開。

以往覺得溫婉善良、和藹可親的王妃娘娘，經過相國寺一事後，現在想起來，只覺讓人毛骨悚然，一個人能夠毫無破綻的偽裝這麼多年，這心機得多深沉。

如今王爺看在世子的分上並沒有將王妃休棄，只是讓她在正院的小佛堂誦經念佛，已經是天大的恩澤。

要知道，一旦皇家出現這樣惹了天怒的媳婦，不是休棄就是一尺白綾了事的，王爺對王妃已經是仁至義盡了。

榮親王府，北園，寵妾依柔夫人的院子裡。

一個面容姣好、身段玲瓏的女子黛眉擰在一起，雙眸浮現一絲冷笑和暢快，「這次王妃栽了這麼個大跟頭，徹底起不來了，咱們也算是完成奶奶的承諾了。」

「妳奶奶的承諾是完成了，可妳往後的日子怎麼辦，如果妳沒有和世子……」一位年紀看起來約莫四十來歲的嬾嬾心疼的看著女兒。

是的，女兒，榮親王的寵妾依柔夫人是這位嬾嬾的女兒。

依柔夫人淡淡一笑，低聲道：「娘，我不後悔這樣做，楚然的世子位置本來就是偷來的，讓王爺厭棄他更好，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也許會有轉機也說不定。」

中年嬾嬾心裡苦澀，或許吧，她一點都不抱希望。

女兒和世子爺私下的那點事，王爺怎麼可能會一無所知，偏偏卻裝作不知道，任其發展，她都看不懂王爺了。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們在王妃眼皮下潛伏這麼多年也不容易，對了，弟弟今年也要進京趕考了吧？」說起弟弟，依柔夫人的俏臉上帶了一絲笑意。

「是啊，希望他這次能夠考中進士，這樣咱們也算是對得起容家了。」中年嬾嬾微微一笑，歎了一聲，不知想到了什麼，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說到容家，母女倆都沉默了。

夜晚，月亮悄悄躲到雲層後面。

程如意偷偷的溜出院子去了一趟正院，她感知了一下，正好這個時候老爹還沒有休息，她沒有看一旁猶豫著該不該阻止的小廝，立即闖了進去。

「爹，我有好東西要給你。」

長樂侯看到閨女突然闖了進來，嚇了一跳。

「咳咳，閨女，妳怎麼這個時候過來了？」他都要就寢了，閨女突然說有好東西要給他，就想到了閨女一直念念不忘的神藥，整個人都不好了。

「就是要這個時候才好。」程如意不以為意的說道，說完拿出一個白色的瓷瓶塞到長樂侯手中。

「爹，這是我做出來的神藥，大夫說沒有問題，你今晚和娘試一試，效果特別好啊，如果覺得好用，爹，你要記得幫我推廣啊！」程如意說話向來不會拐彎兒，忒直接。

長樂侯無語又尷尬的接過閨女做的「神藥」，回頭看了一眼親親娘子，卻見她掩嘴偷笑，斜睨他的雙眼帶了一絲風情，眼睛頓時直了。

容素素真的是被閨女的舉動逗樂了，不過容陌跟她說過一些神藥的事，反正對身體沒有害處，阿遠用了也沒什麼，說不定他們夫妻之間能更加和諧呢。她有點臉紅紅的想。

「好了，爹，娘，我先回去了，祝你們有個美好的夜晚哦！」

程如意賊兮兮的一笑，然後遁走了，留下長樂侯夫妻倆大眼瞪小眼。

「素素，這神藥……是閨女的一番心意，不能浪費，要不，咱們今晚就用了吧？」

長樂侯討好的對著容素素笑，一臉期待的瞅著她在燭光下顯得益發嬌豔的面容。平時他們的夫妻生活挺和諧，但偶爾來點驚喜也不錯，不是嗎？

何況這是閨女的一番心意。

容素素是一個在自家夫君面前特別放得開的人，斜睨了夫君一眼，眉梢眼角都是醉人的風情，「我又沒說你不能用，閨女都說了，這神藥沒有問題，你就放心的吃一粒試試。」

得到親親娘子的同意，長樂侯痛快的打開瓷瓶倒出一粒白色圓潤帶著淡淡香氣的藥丸，這香味只聞一下，立即神清氣爽。

長樂侯雙眼一亮，好東西！沒想到閨女還能做出這樣的藥丸來。

一粒下肚，見效極快。

一夜纏綿繾綣，被翻紅浪，就是鬧得動靜有點大，幾乎整個府裡的人知道了。

程如意這個始作俑者出了正院，就直接回院子睡覺。

一夜好眠，第二天一覺醒來，她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爹娘使用神藥的情況，快速的梳洗完，在墨香的服侍下穿上淺綠色的衣裙。

現在程如意的衣裙不再局限一種紅色，她不是原主，對紅色特別執著。

她習慣的先去竹園叫了容陌，兩人一起結伴去正院。

程如意看到正院前的空地那三座金光閃閃的大假山，滿意的點了點頭，這效率真高，不過一天多時間，三座假山就堆出來了。

容陌看著眼前的三座「金山」，想到了小未婚妻說的話，又看了一眼她開心的模樣，表情有點微妙。

不過長樂侯府的話題夠多了，不差這麼一兩件。

這麼一想，容陌的表情變得自然起來。

繞著三座大「金山」走了一圈，程如意手握拳頭，自信滿滿的誇下海口，「等我的神藥火了，金山，銀山，珠寶山都不是事兒，現在這三座金山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容陌，「……」

可能是來的比較早，兩人一進去就看到大廳裡只有丫鬟婆子在忙碌。

不一會，程瑜也來了，只是眼底帶了兩個黑眼圈，時不時打一個哈欠，顯然昨晚並沒有睡好。

「小魚兒，昨晚做賊去了？」程如意奇怪的看了一眼弟弟。

程瑜沒精打采的回了一句，「姊姊，我昨天吃壞肚子了，跑了一晚茅廁。」

容陌微微皺眉，「你昨天是不是又在外面吃了不乾淨的東西？」

程瑜縮了縮脖子，苦著臉想了一下，不確定的回道：「好像沒有……沒有吧？」

程如意拍了一下弟弟的腦袋，安慰了一句。「想不起來就算了，以後別亂吃外面的東西，大熱天的，都不知道乾不乾淨，你又不像姊姊，有個鐵一般的胃。」

程瑜無言以對，被姊姊這麼一說，他感覺自己好廢。

容陌嘴角抽了抽，「……」

一盞茶左右，長樂侯夫妻倆終於來了。

容素素整個人容光煥發，眉梢眼角都是媚人的春色，嬌豔無比，舉手投足都是醉人的風情，一旁的長樂侯神清氣爽，彷彿年輕了十來歲，顯得益發的帥氣。

兩人攜手進來，立即閃瞎了程如意和容陌的雙眼。

「爹，娘，你們昨晚睡得很好吧？」程如意一見爹娘進來，眼珠子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們的神色，賊兮兮的問道。

滿面春風的長樂侯咳了一聲，瞅了一眼嬌豔如花的親親娘子，老臉微紅，又帶了一絲得意的矜持，「神藥，用過都說好！」

昨晚吃了閨女的神藥和娘子胡天胡地，感覺自己比年輕的時候還精力充沛，比活龍還生猛，更妙的是事後不僅不累，反而好像吃了大補丸一樣。

不僅他如此，連娘子都一樣，彷彿煥發了第二春似的，一覺醒來，精神滿滿，睡得特別舒服。

容素素抿唇輕笑，皮膚白裡透紅，水潤潤的，眼波流轉盡是媚人的風情，含蓄的點評了一句。「這神藥有錢途！」

程如意嘿嘿一笑，小表情頗為得意，看樣子昨晚爹娘度過了一個美妙激情的夜晚。她的神藥是獨一無二的，效果不好才怪，連異能者這麼強悍的男人都抵擋不住神藥的魅力，更別提身體脆弱的古人了，肯定驚為天人。「爹，這個神藥效果很好

吧，以後咱們長樂侯府就可以靠賣神藥發家了。」

容陌，「……」

「對，對，必須賣神藥！」長樂侯一想到神藥的效果，又開始有點蠢蠢欲動，連連點頭，笑得像朵花似的，雙眼閃動著銀子的符號，彷彿看到了自己在一座金山裡打滾的美好未來。

然後父女兩人湊到一起嘀嘀咕咕起來，時不時發出高亢的笑聲。

在長樂侯看來，長樂侯府確實需要新的財源，一朝天子一朝臣，誰知道聖上駕崩後，新皇登基會不會將他治罪，畢竟他得罪的官員太多了，雖說罪名可能不大，但說不定會借機革了他的爵位，那他閨女和兒子怎麼辦？

長樂侯最近沒有坑蒙拐騙，耍無賴坑銀子，他的鬥雞不知閨女怎麼幫他養的，特別剽悍，每次都給他賺上一筆銀子，原本以為以後要靠鬥雞賺銀子，可是閨女做的神藥效果太好了，賣的話肯定會很火爆。

這些有錢富商、當官的，後院妻妾都不少，美人兒更不少，對這種藥的需求大了，銀子自然也就少不了，當然，人緣肯定會更加的好。

「閨女啊，這神藥，爹爹幫妳打名氣，幫妳賣，事後咱們一起分銀子。」長樂侯一想到未來的美好日子，很大氣的大包大攬。

程如意眼珠一轉，眼中的八卦意味特別濃，爹爹的消息似乎挺靈通的，說不定真的會有柳下惠這樣的人物。「爹爹是不是有了什麼好人選？」

長樂侯嘿嘿一笑，他確實有了人選，這個人身分極為尊貴，現在最好先保密，等成事了再說，於是他神祕兮兮的說道：「現在不可說，等過後再告訴妳。」

殊不知父女倆想的根本就是南轅北轍。

「好了，早膳已經準備好，先吃了早飯再說。」容素素笑著打斷了他們的話。

兩人只好意猶未盡的停了下來。

吃過早膳，長樂侯難得換上朝服，喜氣洋洋的揣著閨女交給他的五瓶神藥上朝去了。

第二十章 朝堂上推銷神藥

金鑾殿上，皇帝正和眾大臣商討關於明後兩年即將到來的大天災事宜，這個時候，太監總管突然走到龍椅旁，低聲對著皇帝說了幾句，皇帝的表情有點微妙。這長樂侯每年就在年頭和年尾上這麼一兩次朝刷刷存在感，這次不知道怎麼回事，上朝到一半了才趕來，不會是為了明後兩年的大天災而來吧？皇帝在心裡暗忖，之後又拋開了這個念頭，平南王不是說長樂侯早就偷偷摸摸的屯夠了糧食嗎？不管旱災還是洪災，長樂侯這傢伙就是特別幸運，府裡有千年古樹這個大水庫，還有一個頗得上天寵愛的閨女。

皇帝都有點嫉妒了，這運氣也是沒誰跟他一樣好了。

要說皇帝為何知曉程如意是上天寵愛的閨女，那就要說慧遠大師了，不只慧遠大師，其實皇帝還讓高僧偷偷看過程如意，說這程如意竟然真的渾身都是功德金光。可惜他知道的太遲，長樂侯家的閨女已經訂親了，可憐了淮陽侯這個沒眼光又沒運氣的。

皇帝的內心很豐富，表情很正經嚴肅的宣長樂侯覲見。

下面討論的大臣一聽長樂侯來了，神色反應各不同，有淡定面無表情的，例如平南王；有咬牙切齒的，例如被長樂侯坑了幾十次的吏部尚書；有表情微妙的，例如建安侯；有高興的，有看好戲的……等等，都可以湊成一堆表情包了。

皇帝看得內心十分歡樂，這長樂侯果然是朕的開心果啊，哈哈！正好這段時間心情不太好，有長樂侯在，可以調節一下心情。

這個時候，皇帝是樂了，殊不知等下長樂侯就會讓他哭笑不得，恨不得將人叉出去。

外頭等待的長樂侯聽到了太監尖銳的聲音，「宣長樂侯覲見！」

長樂侯摸了摸懷中閨女給的五瓶神藥，躊躇滿志、自信滿滿的邁著步子踏入了金鑾殿。

金鑾殿的文武百官，眼神齊刷刷的朝長樂侯望去，一身朝服的長樂侯看起來英俊帥氣，宛如風度翩翩、儀表堂堂的貴族老爺。

可是眾人一想到他的性子，立即有點胃疼，真是人不可貌相，白長了一副好相貌！

「臣叩見皇上，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長樂侯一進來就撩起衣袍大行跪拜禮。

「愛卿平身。」皇帝微笑的喊起。

一看皇帝輕鬆的表情，就知道他頗為重視長樂侯，那些經常彈劾長樂侯的御史，老臉都是一片便秘的表情，眼刀子不斷的飛向長樂侯。

「謝皇上！」長樂侯立即站了起來。

「長樂侯，今日怎麼有空上朝？」皇帝笑咪咪的開口問道，語氣帶了一絲調侃。

長樂侯是個臉皮賊厚的，他笑容滿面的回道：「回皇上，臣有要事稟奏！」

要事？整天到處閒逛，鬥雞走狗，坑蒙拐騙的長樂侯還有要事？皇帝嘴角抽了一下，他看了一眼下方表情一言難盡的眾位大臣，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便帶著一種看好戲的心情問道：「什麼要事？」

長樂侯咳了一聲，一本正經的說道：「臣所說的要事關係到眾位大臣的生理健康，只有大臣們生理上健康了，才能更好的為皇上辦事，為皇上分憂解難！」這話說的特別大義凜然。

文武百官們被這話說得一愣一愣的，什麼時候長樂侯這麼關心他們了，天要下紅雨了嗎？

唯有派人進駐了長樂侯府北面院子的平南王知曉一點真相，平時冰冷淡漠的平南王在聽到長樂侯如此義正辭嚴的話語時，面無表情的俊臉險些崩了，這長樂侯還真是……奇葩！

「什麼是生理健康？」有個年紀約莫三十來歲的高大武將憨厚的摸了摸腦袋，大刺刺的問道。

長樂侯見有人接了話，心中高興不已，喜孜孜的賣弄道：「這生理健康其實就是身體上的健康，還有生活上的健康。」

這些都是長樂侯從閨女那裡聽來，用來忽悠這些文武百官的，當然，這只是為了

給神藥一個高大上的出場理由。

眾大臣一片默然，所以長樂侯到底想說什麼？

「說重點！」皇帝聽了半天還沒聽出什麼來，不由得有點急了，這長樂侯賣什麼關子！

「臣遵旨！」長樂侯一聽，得了，皇上發話了，還是老老實實的亮出底牌吧。說實話，這些鋪墊說起來一點都不像他的風格。然後，長樂侯特別戲劇化的從懷中掏出一個白色的小瓷瓶。

平南王不忍卒睹，果然來了！

「獨門祕方，男人必備神藥。」長樂侯舉起小瓷瓶，笑咪咪的說道：「只要一萬兩白銀一粒，吃不了虧，上不了當，吃了神藥身體棒！皇上，來一瓶嗎？」

皇帝一頭黑線，「……」

文武百官全都噴了，目瞪口呆的看著笑咪咪的長樂侯。

很好，很強大！長樂侯再一次刷新他們的底線，竟然賣那種藥賣到金鑾殿上，這也沒誰了！

長樂侯這膽子也太肥了吧，公然在朝堂上賣什麼鬼神藥，一聽這意思，似乎還是某種不可言述的藥……這長樂侯不愧是朝廷命官裡的一股泥石流。

有個耿直又死板的御史終於忍不住怒斥了一句，「荒唐，荒謬！」然後出列上前跪下，「請皇上治長樂侯擾亂朝堂之罪！」

皇帝腦仁兒疼，又是這個張御史，這張御史成天的死諫，一點雞毛蒜皮的事兒都拿來進諫，也不嫌麻煩。

他擺了擺手，笑著開口，「不就是賣點藥，這點胸襟朕還是有的。」

包庇，這是赤裸裸的包庇！張御史氣紅了一張老臉，直挺挺的跪在那裡，「皇上，請治長樂侯擾亂朝堂之罪！」

「張御史，你這話就不對了，我這是關心你們的生理健康才拿出神藥來的，你別不識好人心，什麼擾亂朝堂，難道我關心你們這些為皇上分憂解難的大臣生理健康有錯？」長樂侯說得義正辭嚴，理直氣壯，似乎就他最有道理！說完，他轉向皇帝，拍起了龍屁。「皇上聖明，有您這樣胸懷寬廣的明君，實乃大周之福，但是像張御史這樣拿著您的容忍當雞毛令箭的大臣，這就太過了。」

皇帝聽了差點沒大笑出聲，還是長樂侯說話順耳，懂他。

這些御史有事沒事就進諫，不管是朝廷還是後宮，連立太子、選秀的事都要管，管的確實太寬了些，是該給他們一點小教訓了。

武將們看到張御史這顆硬石頭被長樂侯狂噏，均笑了起來，看長樂侯特別順眼。說實話，武官大都性子直爽，偏偏這些文官說話喜歡九拐十八彎，一不小心就給你繞進去，防不勝防又很煩人，所以文官和武官向來不大對盤。

「就是，就是，張御史，你管得太過了，皇上都沒說什麼，就你規矩多。」有個高大魁梧的武將趁機槓上張御史，順便還支持了一下長樂侯。「況且長樂侯也是關心我們的生理健康，這不算擾亂朝堂！」

左相是文官之首，一副雲淡風輕的模樣，笑而不語，活脫脫的一隻老狐狸。

這張御史的脾氣又臭又硬，同為朝廷命官，大家都對這位張御史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對上沒臉沒皮的長樂侯……只能完敗！

長樂侯嘿嘿笑著點頭，看都不看張御史那張憤怒便秘的老臉，「王參將說的對，要不是這神藥太過珍貴，我還真想送一粒給你試用一下。」

「要知道，男人有特長，做事特別強！」

末了，長樂侯這個美大叔還特別猥瑣的朝王參將擠眉弄眼，弄得王參將哈哈大笑。這些武將們都是兵油子，什麼葷話沒說過。

「有道理，說得太好了！」

這話通俗易懂，大家都能聽出潛在的意思。

武將們哄堂大笑，樂不可支，還給了文官們一個挑釁的眼神，好像在說一群弱雞，哈哈！

文官們簡直氣炸了。

平南王眉心一跳，膽敢在朝堂上說葷話，真是大開眼界了！

好面子的淮陽侯內心暗忖：幸好退了這門親事，不然和長樂侯做姻親，還不得被人看了笑話。

這長樂侯真是個混不吝的，竟然公然在朝堂上說葷話，皇帝都忍不住被逗樂了，這長樂侯還真是什麼話都敢說。

唯有迂腐的大臣十分看不慣，怒斥長樂侯，「斯文敗類，斯文敗類！」

長樂侯充耳不聞，他今天是來推廣神藥，給神藥打名氣的，不是來鬥氣，但誰要阻他財路，他立即噴死他！

「程則遠，這裡是朝堂，你收斂點，不要什麼酸的臭的都搬到朝堂上，丟人！」一直沉默著的建安侯突然出聲斥責了一句。

建安侯是一個看起來很嚴肅的中年男人，身材高大，五官端正，和長樂侯站在一起，除了那一身官威氣勢外，一點都不起眼，相反還會被長樂侯搶去所有的光芒。這話一出，文武百官頓時止住笑，雙方都來勁了，這對兄弟向來疏遠不和，沒想到這會兒對上了。

建安侯家的那點事兒，大家都知道，已故的老建安侯在世的時候頗為寵愛長樂侯這個庶子，生生將他養成了一個紈褲，本來老建安侯去世，程老夫人打算好好整治這個庶子，誰知道長樂侯運氣好救了駕，被聖上封為長樂侯，還將建安侯隔壁的府邸賞賜給了他，長樂侯就這樣搬出了建安侯府，讓程老夫人的算盤落了空。建安侯自小就和長樂侯不對盤，只是他作為長子嫡孫，極為重視自己的一言一行，經常藉故訓斥責罰長樂侯這個弟弟，直到長樂侯入了皇上的眼才消停下來，現在兩人一年到頭幾乎見不到幾次面，頗有眼不見為淨的意味。

「我說大哥，你管得也太寬了吧，有這個閒心，還不如多關心你那個女兒，不要吃著碗裡瞧著鍋裡，小心最後竹籃打水一場空。自家後院都管不了，手就不要伸太長了，我的事和你無關。」長樂侯開噴，一點面子都不給建安侯。

建安侯的臉色極為難看，額頭青筋直跳，顯然是氣急了，不過這個時候他也沒有再說什麼，只丟下一句，「胡攪蠻纏！」

眾人看得津津有味，然後就沒了，沒了……

說好的兄弟鬩牆，大打出手呢？

長樂侯也懶得理會他那個偽君子大哥，繼續推銷他的神藥，他可是和閨女說好了，賺到的銀子五五分帳呢，什麼都沒有銀子重要！

「好了，大家繼續回到正題，我跟你們說啊，我這神藥可不是外面賣的那種效果一般的藥，這可是神藥，神藥啊，用過的都說好——」長樂侯滔滔不絕的推銷著。

「咳咳，長樂侯，你用過了？」王參將這個大塊頭忍不住打斷他的話問道。

大家的目光紛紛看向長樂侯，連皇帝都好奇了。

「這是當然，你們要是打聽一下就知道了。」長樂侯沾沾自喜的回答，順便丟下一句廣告語。「所以，眾位大臣們，聽過看過千萬別錯過，只要一萬兩白銀一粒，吃不了虧，上不了當，吃了神藥身體棒。」

眾大臣，「……」

見大家都不怎麼相信，說的口乾舌燥的長樂侯在心裡暗罵一群不識貨的老混蛋，等你們嘗到了神藥的甜頭，還不求爺爺告奶奶的找他買藥。

「咳咳，長樂侯，你想銀子想瘋了，一粒假藥賣一萬兩白銀，你怎麼不去搶？！」淮陽侯突然出聲。

「淮陽侯，你這話就不對了，一分銀子一分貨，神藥是真是假，你們嘗試過就知道了，反正對你們的身體有好處就是了。」長樂侯翻了個白眼，老神在在的說道。

「睡一個美人是本事，睡兩個美人是能力，睡三個美人是運氣，有了神藥，一夜十三個美人都不是事兒。

「難道你們就不心動嗎？想想你們後院的美人兒，你們捨得讓她們獨守空閨，紅杏出牆給你們戴上一頂綠油油的帽子嗎？」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有了神藥，你們就可以夜夜換美人，夜夜做新郎！要知道和諧美滿的雲雨之歡有益身心健康，心情好了，做事的效率就上來了，你們說是不是這個理？」

長樂侯舌粲蓮花，說得唾沫橫飛。

龍椅上的皇帝聽了忍俊不禁，哈哈大笑出聲，這長樂侯真是……真是太能扯了！

就是這所謂的神藥是不是有他說的那麼神奇？

說實話，皇帝，咳咳，他也很可恥的心動了。

快五十歲的皇帝保養得挺好，看起來不顯老相，但那方面確實開始有點力不從心，如果神藥效果真的那麼好，他是不是該從長樂侯那裡弄一瓶過來？

皇上一笑，眾人才發現自己差點被長樂侯帶進溝裡，就差掏銀子買了，老臉都綠了。

平南王若有所思的看向長樂侯，沒想到這個長樂侯是個人才，如果戰場上談判的時候，派長樂侯出馬，不知道會不會將對方的主帥氣個半死？！

長樂侯幽怨的看了皇帝一眼，特別心塞。「皇上，您這一笑，臣的努力都白費了。」

皇帝哈哈大笑。

「皇上，臣發誓，臣帶來的神藥是真的，不信您可以叫太醫上來檢查一番。」長樂侯猶不死心的想出了另外一條推銷的路子。

「長樂侯說的對，皇上，不如叫太醫們上來當堂驗證。」被長樂侯打劫過幾次的通政使司副使趙大人朝著長樂侯冷笑。

和趙大人交好的幾個官員紛紛附和，就連張御史這個硬石頭也湊了一腳，建安侯更是冷哼一聲。

長樂侯看到趙大人他們的眼神，嘿嘿一笑，看向龍椅上的皇帝，「皇上，既然這麼多人想驗證神藥的真實性，您就允了吧。」

皇帝笑咪咪的看了長樂侯一眼，見他自信滿滿，心中一動，大手一揮，「朕准了，小德子，宣太醫院的太醫上殿！」他這幾天忙得腦仁疼，正好有個事兒輕鬆一下。太醫們很快被宣進大殿。

為首的是太醫院的院使，一個鬚髮花白的白鬍子老頭，醫術精湛，就是脾氣有點耿直，不過這個時候，大家都喜歡這位院使的耿直。

等這群太醫行完大禮，皇帝就讓他們檢查長樂侯帶來的藥丸子。

長樂侯咬牙，有點肉疼的倒出一粒神藥，手有點哆嗦，這都是銀子啊！罷了，捨不得孩子套不了狼。

眾大臣看了都牙疼，要不要這麼誇張，不就是一粒藥丸嘛，還不知道真假呢，這表情像割他肉似的。

「你們悠著點，就算刮一點粉末舔一下都會有反應，萬一到時你們發生了什麼不可描述的事情，可不要怪在我頭上。」長樂侯嘿嘿一笑，肉痛的將神藥拿出來後，仔細的解釋了一番這神藥的效果，然後在一旁提醒了一句，那笑容讓人心裡毛毛的。

院使和太醫們一聽立即嚴肅對待，一群太醫圍著神藥檢查，望、聞、問、嘗一番折騰下來，終於確定這藥丸對身體沒有害處，反而還有天大的好處，不過這個好處有多大需要實踐驗證一番。

最後院使目光炯炯的看向長樂侯，希望他再拿出一粒神藥。「長樂侯，這神藥還需要進一步驗證藥效，請多給我們一些。」

「說的好聽是驗證藥效，誰知道你們會不會中飽私囊貪汗掉，那我豈不是虧大了，要知道，這神藥可以讓老年人煥發第二春，越做越年輕呢，誰知道你會不會獨吞自己享用！」死愛銀子的長樂侯當然不幹，什麼實踐驗證，一粒神藥就是一萬兩白銀，傻子才拿去實踐驗證，他自己都親身體驗過，那滋味太美妙了，這老院使肯定想借著驗證藥效的名義貪汗他的神藥，哼，他才不會上當！「想要神藥可以，一萬兩白銀一粒。」

被人以最大惡意揣測的院使氣得吹鬍子瞪眼，「不過一粒小小的藥丸，你還敢要一萬兩白銀一粒，真是荒謬！」

長樂侯可不理他，沒銀子，那就沒得商量，閨女可是交代他了，一切向銀子看齊，想空手套白狼，沒門兒！

院使望著長樂侯那副死要銀子的模樣，氣了個倒仰。

「看過聽過不要錯過，一粒入口，超凡入聖，成就真男人！你好，她好，大家好！心動不如馬上行動，還等什麼，只要一萬兩白銀，一萬兩白銀，給你欲仙欲死般的享受。」

長樂侯繼續不要臉的在朝堂上推銷起來。

眾大臣得知這個神藥對身體沒問題還有好處後都動了心思，別看這些大臣道貌岸然的樣子，實際上只要是男人，沒有誰不想自己那方面能力強悍的，就連一本正經、看起來十分嚴肅的建安侯也不例外。

有不少上了年紀的大臣本來不大關注這個所謂的神藥，在聽到神藥可以讓年紀大的煥發第二春，越做越年輕後，這心思也開始蠢蠢欲動起來。

長樂侯賣力的推銷，眾人心思各異，這長樂侯真是太能說了，說得他們心裡如被貓撓一般，心癢癢的，恨不得立即要一瓶回去試試。

但是為了維持形象，人人都是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裡卻打算私底下找長樂侯買一粒回去試用試用。

只有大刺刺的王參將被長樂侯說得兩眼冒光，當場就跟長樂侯購買了一粒神藥。

「長樂侯，這是一萬兩銀票，給我一粒神藥試試！」說完，他從懷中掏出一疊銀票交給長樂侯。

長樂侯一聽，雙眼一亮，對王參將印象大好，高興的接過銀票，當眾清點了數目，真的是一萬兩，立即笑眯了眼。

但是，樞門的長樂侯捨不得瓷瓶，來的時候特別準備了一些素淨的白色繡帕，倒了一粒包裹在繡帕裡交給王參將。

王參將看著手中的繡帕，無語極了。

很好，長樂侯又一次刷新大家對他樞門的認識。

眾大臣目瞪口呆，不就是一個小瓷瓶，至於嘛！

畫風與眾人不在一個頻道上的平南王則是暗歎這個長樂侯有意思！心裡又給他安排了一個適合的職位——管軍餉。

有心思想要私下買神藥的大臣想著到時是不是需要帶著瓷瓶上門買藥。

皇帝則是嘴角抽了抽，這長樂侯樞門成這樣，真的好嗎？

不過這個時候先弄一瓶神藥再說，這神藥如果真的效果驚人，也許以後他要經常宣召長樂侯進宮聊天了。

「咳咳，長樂侯，你不是說想送一瓶神藥給朕嗎？朕收下了！」皇帝說得雲淡風輕，雙目卻緊緊盯著長樂侯，心想，跟長樂侯說話不能要臉皮，要臉皮你就輸了。長樂侯震驚了，他什麼時候說要送一瓶給皇上了？這是強迫贈送！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皇上！

不過轉念一想，長樂侯又高興了，皇帝都用神藥，這可是大大的活廣告啊，他已經可以看到在金山裡打滾的美妙情景了，於是他開開心心的從懷中掏出個白色瓷瓶奉上，一瓶有十粒。

長樂侯高興過後，看著皇帝手裡的瓷瓶，這可是十萬兩白銀啊，心忍不住滴血，痛得不能呼吸，不過想到往後的財源滾滾，才稍微安慰了點。

皇帝看著長樂侯又高興又心痛的神色，心裡樂開了花，這長樂侯的便宜不好占啊。殊不知，這便宜確實不好占，等皇帝知道後，後悔得差點沒吐血，恨不得時光倒流。

第二十一章 皇上做了活廣告

離開金鑾殿的時候長樂侯帶來的五瓶神藥，除了一瓶被強送給皇帝外，只賣出了一粒神藥，特別心酸。

枉費他在朝堂上賣力推銷了那麼久，說得口乾舌燥，偏偏這些大臣們都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各個心裡蠢蠢欲動，表面上卻一派淡定。

長樂侯可是火眼金睛，這些大臣內裡的心思根本瞞不過他，他們定是想先看皇上試用過神藥的效果再偷偷讓人去買藥。

武官們除了王參將這個慫貨，不知為啥會上朝隨身帶了一萬兩銀子外，各個兜裡沒有銀子，武官家底豐厚的比較少，不像文官，大部分出身世家大族，寒門出身的較少，幾乎都外放做官去了。

長樂侯要價一萬兩白銀一粒其實並不貴，閨女說這神藥蘊含生機，吃多了、做多了還能越活越年輕，這能用銀子買得到的嗎？嫌貴的可以不買。

富得流油的人多的是，特別是那些有靠山的富商們，各個金銀滿屋，銀子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數字。

閨女說了，他們走的是高檔路線，神藥不是地攤貨，物以稀為貴！

太醫院的院使別看耿直，其實並不傻，肯定看出了什麼，長樂侯猜他一定會暗地裡派人過來買神藥，這老傢伙出身頗有底蘊的世家大族，身家豐厚著呢！

長樂侯一回到府裡，就受到了一直在府裡等消息的程如意等人的歡迎，還不等他歇口氣，大家急急忙忙的問起長樂侯推銷神藥的情況，長樂侯頗為得意的將朝堂的事繪聲繪色的說了出來。

程如意聽了特別佩服，雙眼冒著星星。老爹真厲害，上朝轉了一圈，就賣了一萬兩銀子回來。

高興之餘，程如意有點小擔心。「爹，您真厲害，不過一萬兩銀子是不是貴了點，會不會很少人買？」

萬一都被嚇跑了怎麼辦，他們之前明明定下的一千兩白銀一粒。

長樂侯不甚在意的擺了擺手，頗為得意的笑，「不貴，一點都不貴，這還是最低價呢，閨女啊，這神藥爹可是親自試用過的，這效果……怎麼說呢，非常棒！爹到現在精力依然特別好，堪比年輕小夥子。等皇上用過後，嘿嘿……再貴他們也會搶著買。」

長樂侯不知道想到了什麼，笑容有點猥瑣加幸災樂禍。他的十萬兩白銀是那麼好坑的嗎？

一想到皇上以後天天被一群宮妃包圍的場面，他就樂不可支。美人兒是好，但美人兒多了也是災難，以後後宮的爭鬥肯定更加激烈，真是作孽啊！

但長樂侯一點都不同情皇帝，恨不得將皇帝和神藥綁在一起，有了皇帝這個活廣告，那些有銀子的富貴人家還不蜂擁而來，以後他就可以躺在府裡賺銀子啦，這

日子光想就美好呀。

程如意瞪大眼睛，一臉的不可思議，「……有沒有那麼誇張？」

其實這也是程如意不知道自己的變異木系異能跟著她到古代後更加偏向治癒和生機方面，催熟的藥材做出來的神藥效果比末世做的好了不止一籌，加上古人的身體比末世的異能者差多了，所以才會有如此驚人的效果，用多了還真的會重返年輕，延年益壽。

容素素笑盈盈的回了一句，順便顯擺了一下她的好氣色，「不誇張，不只妳爹有這種感覺，娘也有，閨女啊，妳沒發現娘的肌膚和氣色變好了許多嗎？」

說到這個容素素就極為開心，閨女的神藥好啊，效果棒棒的，美容養顏，比什麼胭脂水粉都管用。

幾人身邊的容陌微微蹙眉，俊臉陡然變得凝重起來，如果真的如姑父姑姑所說，這神藥的價值無法估量。

神藥蘊藏的生機若能夠全部都被人體吸收，一萬兩白銀確實不貴，甚至可說廉價了。程如意還真是仔細看了一眼娘親的膚色，水潤潤的，摸一下還特別光滑，確實好多了，原來她做的神藥效果這麼好。真是太好了！

「姑姑，姑父，這神藥效果太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最好限量賣，要給人一種來之不易的感覺。」經歷過容家滅門之後，容陌對這方面極為敏感，他不想小未婚妻陷入這樣的絕境。

長樂侯笑咪咪的點頭，「這點我早就想到了，不然你以為我幹麼開價一萬兩白銀一粒，為的就是物以稀為貴。」這可是一條源源不斷的財源，不可能抱著一堆金子睡草屋吧。

程如意有點沮喪，不能肆意的賣神藥，不開心！

她是個聽話的好孩子，表哥說限量賣就限量賣吧，反正她之前的定價是一千兩白銀一粒，現在是一萬兩白銀一粒，賺的不少了，還省了她不少時間，很快就可以金山銀山堆滿屋了。

這麼一想，程如意又開心起來。「爹爹和表哥說的對，奇貨可居。」

容陌好笑的看著小未婚妻變來變去的表情，忍不住伸出手摸了一下她的腦袋。「定價高，妳可以不用花太多的時間在上面，清閒又穩妥。」

「容陌說的對，閨女，有時間妳和容陌多多培養感情。」長樂侯特別開明的說道，語畢從懷中拿出銀票，數了五千兩交給她。

程如意一點都不害羞的點頭，將銀票揣入懷中，笑嘻嘻道：「爹爹說的對，那我和表哥培養感情去了。」說完拉著容陌的手高高興興的離開。

容素素和長樂侯忍不住笑了。

府裡有了新的財源，長樂侯整個人容光煥發，也不出去到處閒逛，反而開始忙碌起來。

等皇上試用過神藥，明天將會迎來一大波買神藥的人，到時肯定會很熱鬧。

為了招待這些上門的「財神爺」，長樂侯早就將他名下一間在京城繁華街道的布莊關閉，重新整修好用來賣神藥，連店鋪的名字都早已經取好了，叫神藥堂，明

天正式開張。

神藥堂的代言人——皇帝陛下！夠厲害吧。

長樂侯嘿嘿一笑，心裡的算盤打得劈里啪啦響，有皇帝陛下坐鎮，誰敢來神藥堂鬧事？這可是一舉兩得的大好事。

猶不知自己被算計的皇帝陛下正高興的揣著神藥去了皇后的宮殿，說起來皇后年紀大了，比不上後宮裡新進的年輕漂亮美人，真正侍寢的次數屈指可數。

但皇帝和皇后是少年夫妻，皇帝對皇后頗為敬重，每個月都會歇在皇后的宮裡好幾天。

這次得了神藥，據說這神藥對男人女人都有極大的好處，皇帝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皇后。

長樂侯和容素素忙著鋪面開張事宜的時候，神藥和金鑾殿發生的事悄悄的在世家貴族的圈子流傳開來。

特別是王參將這個大塊頭憨貨一下朝回府就忙不迭的拉著夫人白日那啥，鬧得動靜頗大，有心關注他的朝廷大臣們都第一時間知曉了這事，紛紛派人打探事後使用感想。

王參將那個粗人，一臉回味的咂了下嘴，難得文譎譎的用了成語來表達。「飄然欲仙，美不勝收，食髓知味！」

別看王參將是個粗人，他的夫人卻出身商賈大家，財大氣粗著呢，要不然他怎麼會在朝堂上當著皇帝的面，豪氣的一擲千金，王參將又不傻。

使用過神藥後，王參將立即感受到了身體的變化，作為一個武將，身上總會有一些殘留的暗傷，早年的時候還沒什麼，年輕嘛，身體的恢復能力強，但如今已年近四十的王參將卻經常有點小病小痛，使用過神藥和夫人快活之後，他不僅沒有一絲一毫累的感覺，反而渾身充滿了精力。

還有就是他的夫人變化也頗大，看起來益發的嬌豔了。

王參將外表憨厚，內裡還是有點小精明的，記得長樂侯說用了神藥會「你好，她好，大家好」，太實在太真誠了，怪不得長樂侯敢上金鑾殿推銷，原來神藥真的是神藥！

想到皇上輕易的從長樂侯手中得到一瓶，王參將羨慕極了。

趁著現在大家還在觀望，王參將和夫人說了這事兒，他的夫人劉氏是個直接豪爽的女子，還曾去長樂侯府為兒子求娶程如意呢。

聽到自家丈夫提到這事，體驗過神藥美妙滋味的王夫人坐不住了，立即點頭同意，還從匣子裡拿出了十萬兩銀票帶上，兩人急急忙忙的去長樂侯府。

長樂侯和容素素驚訝的讓小廝將人迎了進來，沒想到第一個上門買神藥的人會是王參將和他的夫人。

王參將的夫人劉氏看到容素素比之前更加嬌豔如花後，眼睛都直了，忍不住拉過容素素，悄聲詢問是否是神藥的功勞，容素素當然不放過這個推廣神藥的機會，

立即將神藥的隱藏好處說了出來。

劉氏聞言很是激動，雙眼直冒綠光，連連驚歎。「神藥，不愧是神藥。」

美容養顏，重返年輕，這是每個女人都無法抗拒的誘惑！

「王夫人，這神藥不僅對男人極好，對女人更有大好處，千萬不要便宜了別的女人。」容素素撩了一下髮絲，斜睨了一眼和丈夫說話的王參將一眼，笑盈盈的叮囑了一句。

劉氏鄭重的點頭，眼中滿是不容置喙的強硬。「我才不會便宜後院的那幫狐媚子，這神藥是用我的銀子買回去的，本就應當用在我身上。」

容素素微微一笑，「妳心裡有數就好，這個神藥製作不易，必須限量賣，手快有，手慢無，一個月不會超過兩百粒。如果妳有交好的夫人，記得幫忙宣傳一下這個神藥對女人的好處。」後面這句才是容素素真正的目的。

作為正妻，容素素肯定也是偏向正妻的。

劉氏笑著點頭，和她交好的夫人幾乎都是將門夫人，有兩三個家底豐厚，不差銀子，其他的就差了一些，估計沒有這個能力買神藥。「一個月才賣兩百粒是不是太少了？」

容素素笑著道：「不少了，這個月有存貨，可能多些，下個月開始就只有兩百粒了，每個人最多只能買五粒。」要不是為了閨女的安全，哪裡用得著限量，閨女一個上午就可以製作五六十粒，兩百粒神藥不過是兩天的事情。

「其實這個神藥不用每天都吃，只要男人不想著做一夜十三郎，節制一點，一個月一粒足矣，當然，有那方面毛病的例外，需要連續吃五粒左右才能治好。」容素素接著解釋道。

神藥是長樂侯府的重要財源，看重的是長遠的利益，只是這個利益有點大了，一個月兩百萬兩白銀入帳，足以讓人眼紅瘋狂，鋌而走險，所以必須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靠山。

皇上和平南王就是極好的人選，可以分出一點利益給他們，特別是平南王，平南王手握大周朝三分之一的重兵，權勢滔天，無人敢招惹，能夠搭上平南王這條船最好，正好容陌被平南王招攬了，暗地裡幫平南王做事，可以讓容陌探探口風。皇帝就不用說了，這個最強大的靠山妥妥的跑不了，他還是神藥的代言人呢！

被容素素惦記的容陌正在院子裡一板一眼的給小未婚妻搭秋千，夕陽西下，淡淡的光芒照射到容陌身上，恍若鍍上了一層金光。

程如意在一旁美滋滋的看著。

秋千這個東西，是程如意聽墨香提起的，她長這麼大還沒玩過秋千呢。

這不，她才開口，表哥就二話不說親自動手給她搭秋千了，表哥對她越來越好了。

兩刻鐘左右，秋千搭好了，坐墊也鋪好後，容陌試了一下，藤蔓很結實。

他這才說道：「表妹，秋千做好了！」

「太好了！」程如意欣喜的提著裙角，開心的坐在秋千上，雙手抓著兩旁的粗藤

蔓，美豔的小臉上滿是激動興奮之色。「表哥，幫我推秋千！」

「好。」容陌凝視著小未婚妻興奮的小臉，嘴角勾起，心情愉悅的來到秋千後面，伸出一隻手，控制著力道，輕輕的推動秋千。

程如意感覺一個晃動，迎著撲面而來的清風，一下子就飛到了頂端。「啊，好好玩，再高一點，高一點……」

程如意感覺特別刺激，手緊緊的抓住粗壯的藤蔓，銀鈴般的笑聲不斷響起，傳到了外面守著的墨香等人耳中。

表少爺真寵小姐！

兩人玩得特別盡興，最後程如意在飛到最高點的時候突發奇想的鬆開雙手，然後整個人飛了出去。

耳邊都是風，太刺激了，太好玩了！程如意笑得更高興了。

容陌看到這一幕，心神俱震，心跳差點停止，就算知曉以小未婚妻的能力不會有危險，依然忍不住施展輕功，在她落地的時候穩穩將她抱在懷中，生怕一個不小心讓小未婚妻受傷了。

看著表哥難掩焦灼的雙眸，程如意心裡忍不住升起一絲小小的愧疚。「表哥，對不起，讓你擔心了。」

「以後不許做這麼危險的事！」容陌有點後怕的將小未婚妻緊緊抱住，清冷的聲音微微帶了一絲顫抖。

程如意聽了更加愧疚，伸出小手回抱他，小聲的解釋一句，「表哥，你忘了，我不是柔弱的大小姐，剛剛那點高度對我來說一點危險都沒有。」

不過表哥緊張在意她的舉動，程如意還是開心的。

容陌聞言這才回神。好吧，擔心則亂，他竟然忘了小未婚妻不是尋常人了。

說開後，那點緊張不翼而飛，擁抱著兩人慢慢的感到了不一樣的曖昧。

可能是夕陽下的景色太美，漸漸的，兩人的唇吻在了一起，院子裡一片旖旎之色。許久之後，兩人氣喘吁吁的分開，程如意雙眸染上了一絲水潤，嘴唇紅豔豔的，猶如塗上了一層鮮紅色的胭脂，她深刻感受到表哥身體的異樣，還有那股迫不及待想將她拆吞入腹的急切。

她抬頭瞅著表哥有些炙熱的眼神，心裡有些小得意，嘴角翹得有點高，故作一本正經的睨他，「表哥，是不是感覺自己更加喜歡我了？」

容陌正慢慢平復洶湧而來的情慾，就聽到小未婚妻得意的話，低低一笑，心裡異常滿足的抱著她，挑眉戲謔道：「是啊，妳剛剛不是感受到了嗎？」

程如意嘿嘿一笑，表哥的臉皮越來越厚了。

不過，她喜歡！

這一晚，心裡被神藥勾起了心思的大臣們一整夜都輾轉難眠，王參將是個武將，又和長樂侯臭味相投，誰知道兩人會不會聯合起來矇騙他們？！

一萬兩白銀可不是小數目！

揣了一肚子心思的大臣們第二天上朝後，大部分都精神不濟，王參將卻一臉容光煥發，彷彿年輕了十幾歲，簡直刺眼極了。

等他們看到一樣容光煥發、心情愉悅的皇帝後，改變了想法，看來神藥真的是神藥，沒摻假。

他們可是隱祕的打聽到，昨日下午皇帝就一直待在皇后的宮殿，鬧的動靜有點大，據說皇后宮裡的太監宮女都震驚了。

有了皇帝這個活廣告，大臣們蠢蠢欲動的心思再也壓抑不住，第一次覺得早朝的時間過得特別慢。

有親王在下朝的時候終於忍不住問了皇帝陛下神藥的使用情況。

皇帝陛下心情頗好的回答，「神藥之名當之無愧！」心裡正琢磨著該怎麼從長樂侯那裡多要幾瓶過來。

豎起耳朵偷聽的大臣們安心了，急急忙忙的往府裡趕。

巳時左右，陽光明媚，空氣中瀰漫著一絲絲熱氣。

在京城中心最繁華的街道上，一家新店鋪靜悄悄的開張了。

路過的人們有點好奇的看了一眼這家新店鋪，等有人出來揭開牌匾上的紅布後，大家看到了龍飛鳳舞的鎏金大字「神藥堂」，紛紛倒吸了一口涼氣。

神藥堂，好大的口氣！

被勾起了好奇心的人們忍不住接二連三踏入店鋪，卻發現整個店鋪裡面整齊的擺放著不少花盆，清香怡人，還特別涼爽，中央擺放了一張大櫃檯，大夫和藥櫃什麼都沒有，更別提藥材了，只有一個美大叔和一個美豔的小姑娘悠閒的坐在櫃檯旁喝茶聊天，旁邊站著兩個護衛。

真是一家奇葩的店！

「咦，那不是長樂侯和程大小姐嗎？」有人驚呼出聲。

這話一出，眾人震驚了，這神藥堂竟然是長樂侯開的，大家都無語了，怪不得這麼奇葩。

「神藥堂，說的好聽，說不定就是一個賣假藥的鋪子。」有人禁不住嘀咕了一句。沒辦法，長樂侯坑蒙拐騙的形象太過深入人心了。

「神藥堂賣的就是神藥，童叟無欺，貨真價實！」一道清脆的女聲響起，緊接著穿著大紅衣裙的程如意出現在眾人面前。

耳尖的程如意聽到有人說她賣假藥，立即坐不住了。

「如意堂妹，別開玩笑了，什麼神藥，不會又是你們長樂侯府想出來的騙錢把戲吧？」一襲湖綠色衣裙的程青瑤不知何時帶著丫鬟走了進來，俏臉上是滿滿的不贊同。「藥這個東西真不能亂賣，一個不好會死人的。」

程如意聽著程青瑤在那裡危言聳聽，忍不住翻了個白眼，這個程青瑤竟然又出來蹦躑了，她鄙夷的看了她一眼，得意的說道：「我們神藥堂賣的神藥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金槍不倒丸，這可是真正的金槍不倒，皇上用了都說好。」

這話一出，周圍陡然一片寂靜，靜得連一根針掉到地上都能聽見，顯然所有人都被程如意的話震撼到了。

這位大小姐的膽子真大，連皇帝都搬了出來，這是要作死的節奏啊！

程青瑤一臉不可思議，程如意竟然這麼大刺刺的賣春藥，還打著皇上的旗號，天哪，她快要暈了，這程如意簡直太能作死了！

看到圍觀的眾人都被震住，還有越來越多的人進來，程如意立即抓緊機會，大力推銷神藥。「各位官人老爺，想要夜夜換美人，夜夜做新郎嗎？吃了神藥，一夜十三郎不是夢，只要一萬兩白銀，一萬兩白銀，你就可以成為男人中的男人。

「皇帝陛下用過都說好，你們想不想和皇帝陛下用同一款神藥？心動不如馬上行動，本店一個月限量僅僅供應兩百粒神藥，賣完就沒有了，手快有，手慢無，想要的快點下手，機會一旦錯過不會重來。各位，來一粒嗎？」

眾人一臉抽搐的看著她，一粒所謂的神藥一萬兩白銀，這長樂侯越來越會坑人了，可惜不會有人上當。

程青瑤看著沒臉沒皮的推銷春藥的程如意，作為她的堂姊，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這程如意真是太不像話了，她有點後悔出面了。

「如意堂妹，妳這所謂的神藥不會有人想買的，消停點吧，不要再鬧了，讓外人看了笑話。」

話音剛落，外頭便進來一個看起來像管家模樣的人，這人戴著一張面具，顯然怕被人認出來，但從他的穿著來看，很容易認出他應該就是某個官宦人家的下人。他一進來就直接朝程如意走去。「程大小姐，在下是來買神藥的。」

程如意美豔的臉上立即露出了一抹燦爛的笑容，「這位客人要買多少粒，本店每個人限購五粒。」

「兩粒！」

「好，你去櫃檯那裡交銀子，我爹會將神藥給你。」

程如意說完，又陸陸續續的進來好幾個戴著面具的人，都是直接來買神藥的，最少是一粒，最多是五粒。

程如意的笑容更加燦爛了，雙眸中滿是銀子的符號，裡面櫃檯上收銀票的長樂侯同樣樂開了花。

圍觀的眾人則是驚呆了。

程青瑤只覺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臉上，火辣辣的疼。

說好的沒人買呢？最令程青瑤大受打擊的是，她竟然看到了一個熟悉的戴著面具的人影，這人她特別熟悉，一看身形就知道他是建安侯身邊的心腹。

程青瑤要暈了，父親這麼嚴以律己的一個人，竟然會叫人偷偷摸摸來買春藥，一瞬間，父親嚴肅正經的形象瞬間在她心中崩塌了。